

慎勿轻誓

人 物

冯·布克 商人

华朗坦·冯·布克 冯·布克的侄儿。

一位神甫。

一位舞蹈教师。

一位旅店老板。

一位旅店伙计。

芒特男爵夫人。

赛西儿 男爵夫人之女。

(故事发生在巴黎。)

第一幕

第一场

〔华朗坦的房间。〕

〔华朗坦坐着。——冯·布克上。〕

冯·布克 我亲爱的侄儿先生，叔父向您请安。

华朗坦 我亲爱的叔父先生，侄儿不敢当。

冯·布克 您坐着吧，我有话要对您说。

华朗坦 您坐下吧，我一定洗耳恭听。请您坐在安乐椅上，把您的帽子放在这儿。

冯·布克 （坐下）我亲爱的侄儿先生，即使是天大的耐性早晚会到极限，天大的执拗也早晚会有尽头。能够容忍的事情也会变成不可容忍，纠正不了的毛病会成为不可救药。一个疯子跳水寻短，就是递给他撑竿，他也不接，结果不是抛弃他，就是和他同归于尽。

华朗坦 哦！哦！好一大套开场白。叔叔您真是博学而多才，一连串的精彩比喻，脱口而出、不加思索。

冯·布克 先生，请您不要乱插嘴，不要目无尊长，与我随便开玩笑。这三年，有无数金玉良言，规劝您悔改，您全当成耳旁风。您不是无所用心，就是疯狂的享乐。您不讲信用，做事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随意捏造各种遁辞，而且经常摆出一副可恶的高傲态度。曾经我所能做到和如今我还能做的，我已经全都做了……我凭我的胡子起誓，以后我无论什么也不管啦！您想把我拖到何等地步？您这样顽固不化……

华朗坦 冯·布克叔父，您发火啦。

冯·布克 没有发火，先生，请不要刻意打断我的话。您非常的固执，不幸，我的轻信和忍耐的程度，不亚于您的固执

程度。请问，一个二十五岁的年青人，象您这样天天无所作为，能令人相信吗？我的规劝起什么作用呢？您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立身处世呢？您一贫如洗，因为，说到头，除了我的财产之外，您一无所有。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还不是个行将去世的人，我的消化能力还很强。从现在开始到我离世，您打算干什么？

华朗坦 我的冯·布克叔父，您发火啦，您要忘掉您尊贵的身分啦。

冯·布克 先生，我没发火。我作什么，我非常清楚。假如说在我们的家族里，唯独我从事商务，那也不要忘记，我们的家业破落濒危，一切全靠我的双手，才逐渐重振起来。我说这些，您尽管讪笑。如果不是我在安特卫普开布店，您现在就可能会穿着绣花晨衣，可怜的住在收容院里无依无靠。但是，谢天谢地，看您现在，赌那种可恶纸牌……

华朗坦 我的冯·布克叔父，下流话都冒出来了。您说话时的声调也变了，真的是有失体统。您开始还算心平气和的。

冯·布克 孽障！还跟我嘻皮笑脸。如此看来，我命中注定该替你还之笔帐啦？今天清早我还收到一张支付单据：六十个金币！你这不是故意捉弄人吗？你付不起裁缝钱，追赶什么“时髦”啊！这些可恶的英语字！从高头大马上跳下来，走进公馆，家里很富裕，这是一回事；从一辆出租马车上下来，自己要爬两、三层楼梯，这是另一回事。您穿着锦缎背心，跳完舞回来，还要向门房讨蜡烛照亮。门房由于过年没收到你给的赏钱，非常不高兴，嘴里总是嘟嘟囔囔。天晓得你是不是年年都给他赏钱！你天天厮混的小圈子，那些人比你有钱。在那些朋友中间，你逐渐滋长了妄自尊大的可恶的念头。你蓄着山羊胡，长发披肩，好象连根扎头发的丝带都没钱买。你还给小报写一些无聊的文章。等你两袖清风，一文不名的

时候，一定会成为圣西门的忠实信徒。总有一天你会落到那种境地，我敢打保票。算了吧，一个摆摊儿代写信件的人，也比你高贵。我早晚要隔断你的生活来源，你就会穷途潦倒，长眠在一间阁楼里。

华朗坦 我的冯·布克好叔叔，我尊敬您，爱戴您。请您开恩，听我说几句。今天早晨，您的确是为我付了一张帐单。您过来的时候，我站在窗前看见了。您心里一定早就编好了一大套说教，其长度恰好是从您的房间到我这儿的距离。您饶恕我吧，别说下去了。您想的一切，我全都清楚。您所表达的，并不总是您所想的。您所做的，我表示非常的感谢。我负了债，一事无成，这是可能的，您要怎么样呢？您每年都有六万法郎进项……

冯·布克 五万。

华朗坦 六万，亲爱的叔父。您无儿无女，非常疼爱我。我享受一些，有什么不好呢？有了足足六万法郎的进项……

冯·布克 五万，五万，一分钱也不多……

华朗坦 六万，您亲口告诉我的。难道您忘了吗？

冯·布克 没有的事儿，你从哪儿知道的？

华朗坦 那好，就算五万吧。您还年轻，而且精力充沛，乐天而随和。您以为我感到恼火，凯觎您的宝贵的财产吗？您不要如此污辱人，您要知道，顽固的人不一定全都心眼儿最坏。您在我穿的晨衣上找岔子，请问，您自己已经穿过多少套了？我把胡子修尖，这并不等于说我就是圣西门的忠实的信徒，因为，我是如此的尊重继承财产的制度。我穿什么背心，您也要牢骚满腹，难道您想让我穿着内衣出门吗？您说我一贫如洗，我的朋友比我有钱，他们有钱是天大的好事，可这一切不是我的过错。在您的思想中，我在他们中间耳濡目染，学会他们种种傲慢无礼的样子。而事实上，碰到讨厌的东西，我才鄙夷。您既然已经替我还了债，就该清楚，这等于我没有借钱。

您责备我租马车回家，我是因为没有自己的马车嘛。您还说，我回来的时候到门房去拿蜡烛，那是我不愿意摸黑走上楼，何苦摔破脑袋呢？您希望我能立身处世有所作为，您让人任命我当宰相吧，您可以看看我是如何平步青云。可是，如果是让我在一楼夹层的事务所里，给一位公证人当编外雇员，我想问，我能学到什么真正的本事呢？无非看到一切全是虚荣。您责备我赌牌，那是因为如果我拿到的是清一色就能赢钱。然而，请您放宽心，我不等把钱输光。就会后悔自己干了一件多么可恶的蠢事。您还说，我从高头大马上跳下来，如果进入一座华丽的公馆，那是另回事。当然啦，这点我也相信，您一定是在一旁说风凉话。您还说，您虽然经营布店，却感到非常自豪。我也心甘情愿贩卖布匹啊！这最起码会证明我买得起布。至于我的贵胄门第，我和您同样非常看重。因此我不能总是去疲于奔命，就象纯种良马肯定不能上套拉车。咳，叔叔，我如果是没弄错，您一定还没用早餐。为了那张讨厌的帐单，您居然还饿着肚子。让我们一起把那张帐单忘掉吧，我叫人送可可来。

〔华朗坦拉铃。仆人端上早点。〕

冯·布克 早餐非常丰盛！你是故意气我呀！你的生活象个富裕的王子。

华朗坦 喂！您究竟要怎么样呢？在肚子饿的咕噜咕噜叫的时候，总得让它痛快痛快啊。

〔二人入座。〕

冯·布克 我可以肯定，如果我坐到这儿，你就认为我一定原谅你了。

华朗坦 我？根本没这么想。您和气的时候，就控制不住嘴，店辅里间的用语脱口而出，就是这点刺伤了我的心。是的，您不知不觉，就丢掉了礼貌之花，而您一向却以温文尔雅而著称。不过，您心里一定明白，如果是没有第三者

在场，色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冯·布克 好啦，好啦，我没有脱口说什么欠妥的话。到此为止吧，让我们谈点其他的事。你可该结婚了。

华朗坦 天哪！您说什么？

冯·布克 给我一杯喝的。我是说，你已经成年了，应该结婚了。

华朗坦 不过，叔父，我究竟什么事儿得罪您啦？

冯·布克 什么事？给我招来付款单呗。你即便是没我增添任何麻烦，让你现在结婚又有什么可怕的？来，咱们好好谈谈。今天晚上，如果把一个姑娘推到你的怀抱里，她不但长得模样好，而且知书识礼，当你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看到桌上又放着悦目的白花花五万银元，您瞧瞧，这该多么不幸！看看这事多么令人疑虑重重！你所负的债，我给你偿还清。如果你一旦结婚，就会规矩了。美丽的德·芒特小姐应有尽有……

华朗坦 德·芒特小姐！您是在开玩笑吧？

冯·布克 我既然把名字说了出来，就绝对不是开玩笑。我提的正是她，假如你愿意……

华朗坦 假如她愿意的话。正像一首歌里所唱的：

让我把她娶，当然没问题。

婚事决于我，只要她愿意。

冯·布克 不，现在这件婚事一切取决于你了。你现在已经得到了她的欢心，成了她的意中人。

华朗坦 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她呀。

冯·布克 这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她非常喜欢你。

华朗坦 真的？

冯·布克 我向你担保。

华朗坦 那好！我想我不喜欢她。

冯·布克 为什么呢？

华朗坦 就象同她喜欢我是同样的道理。

冯·布克 人还没亲眼见过，就说不喜欢，这不合情理嘛。

华朗坦 人还没亲眼见过，就说喜欢，同样不合情理。请您一定不要再提了。

冯·布克 但是，我的朋友，想来想去，——给我倒一杯——，最终总得有个归宿啊。

华朗坦 当然喽，人生百岁，难逃一死。

冯·布克 我是说你，应该拿准主意，成家立业。你将来怎么办呢？我可有言在先，我迟早有一天要把你丢掉，这事儿由不得我。我不想让你把我的辛辛苦苦得来的产业荡尽。你想要继承我的财产，那也得你等得了我。你结婚我得花费一笔，这是肯定的。但是，这样可以一劳永逸，算起来，比你天天挥霍要省得多。总之，我的确想甩掉你这个包袱。你考虑考虑。一个可爱的妻子，还清了你欠的债务，安安稳稳地一起过日子，你干不干？

华朗坦 我亲爱的叔父先生，你既然一提再提，郑重其事地同我谈，我也应该郑重其事地回答您。请您吃肉糜，听我说说。

冯·布克 好，你是怎么个想法？

华朗坦 我不打算追溯很远，来一大套开场白，而后让您听了厌烦，那我就从古代说起吧。有一个人需要我提醒您吗？他一生中温文尔雅，的确不该有那种遭遇。他所珍爱的女人骗了他，使他蒙受了奇耻大辱，他最终还是同她言归于好。而且，他的哥哥是个很有权势的国王，但是，加冕未逢时……

冯·布克 见鬼，你说的是什么人啊？

华朗坦 就是墨涅拉俄斯，我亲爱的叔父。

冯·布克 让我与人一块见鬼去吧！我还傻呵呵地听你胡说八道。

华朗坦 为什么不听呢？我认为很简单……

冯·布克 该死的小子，你的脑袋发昏啦！真是没办法让你说一句正经话。（站起身）

好啦！我们就谈到这儿！我早已听腻了。这年头，年青

人简直无法无天。

华朗坦 我亲爱的冯·布克叔父，您难道又要发火啦？

冯·布克 没有，先生。然而，这件事实在让人想不通。我这样一把年纪的人，一个黄口小儿居然想戏弄我，怎么想得到呢？你难道把我当成你的伙伴啦？得要我不断地告诉你……

华朗坦 什么，我亲爱的叔父，您竟然从来没读过荷马史诗，这怎么可能呢？

冯·布克 （重新坐下）我就是读过，又能怎么样呢？

华朗坦 您与我谈婚事，我认为很简单，只要举古代最伟大的丈夫为例，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冯·布克 别跟我来讲这套典故，我可不赏识。你愿意准确地回答我的吗？

华朗坦 当然可以。让我们先尽情地开怀畅饮。您要想听懂我的意思，就别总是打断我的话。我提到墨涅拉俄斯，并不是想卖弄学识，而是省得我列举其他更多的好人。您要我毫无保留地谈谈吗？

冯·布克 当然可以，马上就谈，要不然，我马上告辞了。

华朗坦 在我十六岁那年，从中学毕业后，有一位我们认识的可爱太太看中了我，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在那种年龄，哪里知道什么罪孽不罪孽？在一天晚上，在我的情妇家里，我坐在火炉旁边，她的丈夫也在。她丈夫站起来，说是要出门去。我和我可爱的美人儿听了，马上地交换了一下眼神，我心里乐不可支。我们终于要单独在一起啦！我扭过头去，看见那个可怜的人正戴着手套。那是一双线绿色的麂皮做的手套，非常肥大，大拇指上开了线。他站在屋子的中央，正戴着手套，他老婆的嘴角却闪过一丝微笑，就如同轻轻影子，在她面颊的酒窝上瞬间闪过。只有情人才独具慧眼，能够洞悉那种独特微笑。因为，与其说是看见，不如说是觉察。那一丝甜美

的微笑。因为，与其说是看见，不如说是觉察。那一丝微笑沁人心脾，我好象是了一杯果味冰淇淋。但是，说起来也怪，每当我一回想起那次幸福的时刻，眼前就一定会浮现出两只红红的大手，正在往浅绿色手套里塞的景象。那个可怜的丈夫没有一点儿怀疑，戴手套准备出门，我体会不出其中可悲可怜的滋味。然而，每当一个女人嘴角浮起微笑，来挑逗我的时候，我就想起那种情景。因此，我立下誓言，世间任何一个女人，都休想让我戴上那副手套。

冯·布克 换句话说就是，你自己放荡不羁，也怀疑起女人的贞操。你是担心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而会损害你。

华朗坦 您的确说对了。我就是害怕魔鬼，因此不愿意戴上手套。

冯·布克 唔！这是年轻人的想法。

华朗坦 随便您怎么说，反正这是我的想法。三十年过去以后，如果我还活在这个世上，那将会是个老年人的想法。因为，我永远也不会结婚。

冯·布克 如你所说，天下的女人每一个都虚情假意，天下的丈夫每一个都上当受骗啦？

华朗坦 我什么也不能断言，因为我根本也搞不清楚。我只知道，当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一定不要往车轮底下钻；晚饭时，一定不要吃鳕鱼；口渴的时候，一定不要用破杯子喝水；看到一个女人的时候，也一定不能娶她。就是这样，我也很难保证自己不被压死，不被鱼刺卡住，不被划破嘴唇，不……

冯·布克 呸！滚你那一套吧！德·芒特小姐庄重文静，知书识礼，是个多好的姑娘。

华朗坦 我也没说她不好呀！她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娘。您是说她知书识礼吗？她接受了什么教育呢？有人曾经带她

去参加舞会，去看戏，去看跑马吗？早晨。中午，她一个人坐马车出去，直到晚上六点钟才回来吗？她有个聪明伶俐的女仆吗？有个暗通的楼梯吗？她读过《尼斯勒钟楼》吗？读过德·巴尔扎克先生的小说吗？夏天的夜晚，熏风习习，她吃罢丰盛的晚餐，有人带她去香榭丽舍广场，观赏十来个光着身子、膀阔腰圆的年轻的小伙子搏斗吗？她有一个态度严肃、头发鬈曲、腿上很有功夫的高手教她跳舞吗？当她喝了潘趣酒之后，那个舞蹈教师紧握她的手指起舞吗？下午，在粉帘柔光的客厅里，她会在松软的沙发上，单独接待来客吗？她的门上有一根镀金的门栓吗？她引客人进去，是否回头用小指头轻轻把门插上，再轻轻地放下花帘隔住声音呢？席间开始上香槟酒的时候，她用手套盖住杯子不要吗？她是不是假装去歌剧院出席舞会，好溜出去一刻钟，悄悄地跑到缪萨尔那里，然后再跑回去打呵欠呢？吕必尼唱歌的时候，只露出眼白，象个钟情的纯贞少女，是别人教会了她这样的姿态吗？她去乡间一个女友家消夏吗？而她的女友则是个情场老手，向她家保证绝对不会出问题，晚上却单独把她丢在钢琴旁边，自己跑出去到林荫小路散步，同一个轻骑兵窃窃私语。此外，她去洗温泉浴吗？她有偏头痛病吗？

冯·布克 天哪！你都在说些什么呀？

华朗坦 我是说，所有的这一切，她如果一窍不通，就肯定没学到什么东西。因为，她一旦成年，就会明白这一套。那么谁能预料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冯·布克 你对女人教育，果然有独特的见解。你希望别人遵循你这种独特教育方法吗？

华朗坦 不，不。但是，我希望一个姑娘做林中的草，而不做盆中的花。算啦，叔父，我们一起到杜伊勒里公园去吧，别再谈这些了。

冯·布克 你决定拒绝德·芒特小姐这门亲事？

华朗坦 换个别的姑娘也同样拒绝。

冯·布克 你要把我惹火啦，你简直是恶习难改。我曾经考虑她能有希望继承大批的遗产，有朝一日一定会非常有钱。你要把我的家当澈底毁了，就见鬼去吧，我看将来的下场就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你要干什么？

华朗坦 给您手杖和帽子，您假如愿意，到外面散散步去。

冯·布克 我那么有兴致去散步！您如果不结婚，我就取消你的继承权。

华朗坦 您真的要取消我的继承权，我亲爱的叔父？

冯·布克 对，老天为证！我发誓啦！我将象你一样固执，看咱们两人最终谁让步。

华朗坦 您剥夺我的继承权，是写成文字，还是不过当面讲讲？

冯·布克 写成文字，看你放肆的样子。

华朗坦 那您以后把财产给谁呢？您要设个孝廉奖金会，还是设个拉丁文法奖金会？

冯·布克 与其让你把我搞个倾家荡产，倒不如由我亲手挥霍掉，我要一个人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华朗坦 没有彩票了，也没有赌场。只是吃喝，您是永远也不能把全部财产花光的。

冯·布克 我将离开巴黎，回安特卫普去。如果真的需要，我再结婚，给你生半打堂弟。

华朗坦 那么我，我一定就到阿尔及尔去，当龙骑兵团的号手，娶个埃塞俄比亚的女人，给您生八十个侄孙子，像墨水一般的黑皮肤，榆木疙瘩一样的笨脑袋。

冯·布克 倒霉的日子！我如果举起手杖……

华朗坦 且慢，亲爱的叔父，您打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点，不要把您年迈拄的拐杖折断了。

冯·布克 （拥抱华朗坦）啊！浑小子！我真的拿你没办法。

华朗坦 您听我说，我最讨厌结婚，但是，为了您，我的最亲爱

的好叔叔，什么我都可以干。我要向您提个要求，您无论觉得多么荒唐古怪，也要答应我毫无保留地同意。我这方面，也许下诺言。

冯·布克 什么要求？快点说吧。

华朗坦 您必须先答应我，然后我才告诉您。

冯·布克 我还一点儿不知道什么要求，不能答应。

华朗坦 我亲爱的叔父，您必须答应我，这是必不可少的。

冯·布克 嗯！好吧，那我答应你。

华朗坦 您如果真的想要我娶德·芒特小姐，唯独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我确信，她永远不会给我戴我们曾提过的那副手套。

冯·布克 我如何能知道呢？

华朗坦 这点容易做到，娶她合适不合适，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计算出来。我倘若确信有人在一周之内就能把她搞到手，我娶她就是大错特错，您同意吗？

冯·布克 当然喽。那么根据什么迹象判断呢？

华朗坦 我不会向您要求更长的期限。男爵夫人从来都没见过我，她女儿也一样没见过。您等一会儿吩咐驾车，去拜访她们。您可以告诉她们，非常遗憾，您的侄儿愿意独身生活。您到她们的府上过一小时，我也随后就到。您一定要注意，装作不认识我。对您就只有这个要求，以下的文章由我自己来作。

冯·布克 不过，你总让我担心，你究竟想干什么？你以什么身分去呢？

华朗坦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要您所做的，就是假装不认识我。我将在她们的别墅里呆一周。我需要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这对我身体健康有好处。然后，您如果愿意再住一阵子，就随您的便了。

冯·布克 你难道疯啦？你打算干什么？一周之内，把一个庄重文静的姑娘勾引到手？更名改姓去追求女人？你可真想

得出来呀！随便找出个童话故事，就会有这种陈词滥调。
你把我当成看管学校的大叔啦？

华朗坦 叔父！两点钟了，走，一起到您那儿去。

〔二人下。〕

第二场

〔男爵夫人的乡间别墅。〕

〔男爵夫人、赛西儿、一位神甫、一位舞蹈教师。男爵夫人一边坐着做绒绣，一边同神甫聊天。赛西儿上舞蹈课。〕

男爵夫人 真是怪事儿，蓝线团怎么找不到了。

神 甫 一刻钟前还拿着呢。也许滚到哪儿去了。

舞蹈教师 小姐如果愿意，再作几个舞蹈动作，然后我们就休息。

赛西儿 我特别想学两拍子的华尔兹舞。

舞蹈教师 男爵夫人肯定不同意。请您转过头来，面对着我。

神 甫 夫人，最近一次布道，您觉得得怎么样？您不是听了吗？

男爵夫人 是黑地，上面绿色和粉红色条纹，就好象楼上小件家具那样。

神 甫 什么？

男爵夫人 啊！对不起，我当时没在。

神 甫 我好象在哪儿看见您啦？

男爵夫人 在哪儿？

神 甫 在圣罗党教堂，上个星期天。

男爵夫人 对，我去了。大伙都哭啦，男爵不住地擦拭眼泪。我听了一半就离开了，因为我身旁那个女人有气味，并且，正在用顺势疗法给我治病。

舞蹈教师 小姐，我怎么说也没用，您就是不对着我的脸。头稍微转过来，胳膊稍微弯一点。

赛西儿 可是，先生，如果想避免跌倒，就一定得朝前看哪。

舞蹈教师 算了吧！真拿你没办法。喂，您看，这不是再简单不过了吗？您看看我，我跌倒了吗？您向右迈步时，眼睛朝左看，您向左迈步时，眼睛朝右看，非常自然。

男爵夫人 怪极啦，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蓝线团了。

赛西儿 妈妈，我要学两拍子的华尔兹舞，您为什么不让啊？

男爵夫人 因为我觉得那种舞不雅观。您读过《爵士林》吗？

神甫 读过，夫人，有些诗句写的很美。不过，我必须向您承认，到底……

男爵夫人 地儿啊，是黑地儿。家具全是黑地儿。您看看檀木家具就会知道了。

赛西儿 可是，妈妈，克拉莉小姐华尔兹舞跳得非常好。几位德·蓝葆小姐也一样出色。

男爵夫人 我的小姐，克拉莉小姐是位英国人。神甫，我肯定您坐在上面了。

神甫 我，夫人！我会在克拉莉小姐身上啦？

男爵夫人 喂！我说的不是你是线团，在这儿呢。不对，这是红线团，蓝线团到哪儿去啦？

神甫 我觉得，主教布道的场面很可观。不用说，他非常有天赋，才华出众，口若悬河。

赛西儿 可是，妈妈，为什么英国人跳华尔兹舞就雅观呢？

男爵夫人 我曾经还读过一本小说，是从蒙基书店邮来的。至于书名我忘了，作者是谁我也记不得了。您曾经读过吗？写得相当不错。

神甫 是啊，夫人。栅门好象被打开了。您今天有客人来吗？

男爵夫人 哦！真的。赛西儿，你听我说。

舞蹈教师 男爵夫人想要跟您谈话，小姐。

神甫 我没看见进来马车，好象是赶几匹马要出门儿。

赛西儿 （走到男爵夫人面前）您叫我，亲爱的妈妈？

男爵夫人 我没叫你。啊，对啦！过一会儿有个人来。快低下头，我贴着你的耳朵说。是一个求婚的。你穿戴好了吗？

赛西儿 一个求婚的？

男爵夫人 对，门第不错。——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也许还要更年轻些。不，我一概不清楚。好啦，你快去跳舞吧。

赛西儿 但是，妈妈，我想要对您说……

男爵夫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线团究竟跑到哪去啦？我只有一个蓝线团，怎么会不翼而飞啦。

〔冯·布克上。〕

冯·布克 男爵夫人，您好。很抱歉！我的侄儿没能同我一起来。他让我代他向您表示诚挚的歉意，请您原谅他失约了。

男爵夫人 啊，唔！真的，他没来？我女儿正上舞蹈课呢。让她继续上，可以吗？我叫她到楼下来上课，因为她的房间实在太小。

冯·布克 千万别打搅你们。我那个没头没脑的侄儿如果……

男爵夫人 您不要喝点什么吗？冯·布克先生。请坐下，身体好吗？

冯·布克 夫人，我的侄儿非常抱歉……

男爵夫人 请听我来跟您说。神甫，您不走，对吧？喂！赛西儿，你怎么啦？

舞蹈教师 小姐累了，夫人。

男爵夫人 说谎！她如果参加舞会，跳到清晨四点钟也绝不会叫累的，那还不是明摆着的事儿。您对我实话实说吧：（低声对冯·布克）这事儿一定没成吧？

冯·布克 抱歉！怕是不成了，如果是把话直接讲出来……

男爵夫人 啊，唔！难道他拒绝啦？嗯！这可果真是够好看的啦。

冯·布克 天哪，夫人，您可千万不要以为，这里边我有什么过错。我以我父亲在天之灵向您起誓……

男爵夫人 总而言之，他拒绝了，不是真的吗？这事儿真的吹了吧？

冯·布克 不过，夫人，若是我能开诚布公地……

〔传来一阵喧哗。〕

男爵夫人 究竟出什么事了？神甫，您瞧瞧。

神 甫 夫人，一辆马车翻在府上大门口了。抬进来一个年轻人，好象失去知觉了。

男爵夫人 啊！天哪！竟然抬进个死人来！快把绿屋子收拾好。来，冯·布克，挎上我的胳膊。

〔从人下。〕

第二幕

第一场

〔林荫小径。〕

〔冯·布克与华朗坦上。华朗坦一只胳膊挎着绷带了。〕

冯·布克 我可怜的孩子，你的胳膊真的脱臼啦？这是真的吗？这可能吗？

华朗坦 不但很有可能，而且可能得很，更糟的是竟然会弄假成真，胳膊疼得非常厉害。

冯·布克 我真不明白，在这件事上，我们俩当中谁更应该挨骂。没见如此荒谬的事！

华朗坦 我既然要登这家的门，而且又要合乎常理，总得找个不容置疑的借口啊。我与这个体面的家庭素不相识，冒昧来拜访，您叫我找什么样的理由呢？我给了车夫一个金币，希望他答应到这座宅邸门前翻车。他是个老实忠厚的人，做事毫不含糊，给他那个金币也的确值得。最后他把车赶到沟里，镇静自若，非常有胆气。至于我的胳膊脱臼了，那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我翻了车，毫无怨言。非但没有怨言，而且很得意。因为如此一来，煞有介事，对我的计划成功很有利。

冯·布克 你究竟还要干什么？你打的究竟什么主意？

华朗坦 我到这里来，绝不是为了娶德·芒特小姐，只是为了向您证明一点，我若是真的娶她就错了。我的计划已经制订的相当稳妥，炮口已经不偏不移瞄准了目标。到现在为止，一切进展顺利。您恪守了诺言，比得上雷古律斯或艾那尼。您没有当面叫我侄儿，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最难得的。如今，我受到接待，在这里留宿，睡在一间漂亮的绿屋子里，桌子上摆着美丽的桔花，床前挂着雪白的帐子。